

20年

她率“娘子军”把土布染进故宫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 陈小娇 摄
刘萍手工缝制植物染茶席。刘萍教村民绞花。
(受访者供图)

困在“迷宫”里

刘萍的童年，是泡在蓝草、栀子、紫草的气味里的。家族几代人深耕染织绣，技艺在圈内声名赫赫。可长大后，这熟悉的一切，渐渐变成了一座“迷宫”。

“你做得再好，别人也只会说‘像你外婆的手艺’。”刘萍回忆道，前辈们的成就如同一把无形的尺子，时时丈量着她的每一个作品。她试着创新、突破，却总觉得自己是在巨人的影子里跳舞，永远跳不出那个光圈。

这种被困住的感觉，伴随了她很多年。直到2000年，她跟随丈夫从云南开远来到重庆大足。

第一次走进宝顶山石刻，她仰头凝望那些历经千年的佛像和斑驳的彩绘时，被深深地吸引住了，朱砂、石绿、土黄……那些从矿石和草木中提取的颜色，历经风雨依然温润如初。她忽然想起了古书里的那句话：“画绩者，杂五色，后素功。”天地万物的色彩，本就来自自然，再回到自然。

那一刻，刘萍心里某个地方被照亮了，她决定留下来，在这片有着千年色彩记忆的土地上重新开始。

衣被苍生的产业

就在刘萍打算安心做一名传统手艺人时，外婆临终前的一番话，彻底改变了她追寻的方向：“不要在绣画上面去做功夫，要推动植物染产业化，让植物染技术衣被苍生。”

“衣被苍生”，这四个字像一记重锤，敲碎了她多年的执念。她一直在追求“更好的作品”，而外婆要她做的，是“更有用的事业”——让颜色不只在展柜里被人欣赏，而是能走进寻常百姓家，能养活一方人。从此，刘萍不再纠结于“能不能超越祖辈”，决定走一条祖辈们没有走过的路。

2006年，刘萍开始扎根大足拾万镇，发展植物染产业。可这条路，比想象中难千百倍，第一步，差点就把她击垮。

想要产业化，先要有稳定的染料来源。从云南运原料？成本太高！必须在大足的 land 上自己种。可大足的土壤偏酸，气候也与云南迥异，家族传承

下来的染材种子在这里要么瘦弱得像野草，要么染出来的布色像旧报纸，灰扑扑的没有生气。

她咬咬牙，在石马镇租下300亩地，请来农业专家，从酸碱度开始一抔土一抔土地改。据资料记载，全世界可用于染色的植物超过6000种，她像大海捞针一样试种、萃取、染色、记录、拔掉、再种。最沮丧的一次，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3万株墨红玫瑰种下没多久就“全军覆没”了。村民在背后议论：“这个外地女人在瞎折腾什么？”家人既心疼又不解：“何必这么苦？”刘萍站在空荡荡的地头，眼泪砸进泥土里。即便如此，她也没有放弃。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和重来后，她终于筛选出了80种适合在拾万镇生长的染材种子。

凭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刘萍还攻克了植物色素的高提纯技术，把颜色做成了液态、膏态、粉态三种形态。

2023年，大足植物染色技艺列入大足区级非遗名录。

染进故宫走向世界

染材稳了，技术精了，刘萍的植物染产品从布料延伸到化妆品、食品，被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，2025年底成功进入故宫销售，获评“国工优品”。

订单雪片般飞来，传统打版却要两三个月，客户等不起，她也等不起。

很多人以为非遗人排斥科技，刘萍却转身抱住了AI。

“我把大足石刻的纹样、故宫的色卡输进去，AI一天能给我几十稿。”她笑着说，“以前打版两个月，现在两天内就能完成，布料几乎零浪费。”

AI生成的《石马山溪》，灵感来自故宫的色卡；《宝顶烟云》《繁花》脱胎于大足石刻造像；2026年春晚那抹江南绿，被她化成了新作《杏花春雨》……千年美学，在算法和手指之间重新呼吸。

技术交给机器，但扎染的灵魂——绞花，每一道褶皱、每一处留白必须人手捏出来。

刘萍把村里留守的阿姨、奶奶们组织起来，手把手地教。可太难了。第一批培训的人，走了一半。“有的连针都拿不稳，有的记不住步骤，教十遍忘九遍。”刘萍说，留下来的，却悄悄变了样。

村民代廷双一边带孙子一边做绞花，第一个月挣了690元，她攥着钱说：“够给娃买好几箱牛奶了。”

村民郑夕英以前整天刷手机，现在逢人就说：“做绞花比玩手机强，还治好了我的颈椎疼。”

还有村民打趣：“自从有了绞花活，

村里麻将桌都空了不少。”

如今，这支队伍已经有80多人，最年长的有80多岁，她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号——“绞花娘子军”。

在拾万镇的大力支持下，刘萍还建起了植物染非遗工坊。该工坊成为了重庆市国际设计合作交流中心大足区工作站、区职教中心乡村振兴学院。

2026年，大足植物染迎来高光时刻：入选第二届精工设计发现活动年度名录；入选重庆市第七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“非遗传承，得两条腿走路。”刘萍始终保持着清醒，“文化和艺术属性要守住，商品化和多元化同样重要。”

刘萍还有更大的梦想：“今年我们要做跨境电商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乡村里长出来的颜色有多美！”

记者手记

从云南到重庆，从一人独行到带领80多位乡村姐妹增收致富，刘萍用20多年的光阴践行“衣被苍生”。她手中那抹植物染，不只是一门古老非遗，更是一条把文化根系扎进泥土、把产业红利留给乡亲的实干创新之路。
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作为核心任务之一，并提出要培育丰收市集、非遗工坊、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。大足植物染产业的破土而出，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非遗不是橱窗里的标本，它从民间来，必须回到民间去，在百姓烟火中焕发新生。当草木染缸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，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。

大足植物染产业的实践还证明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，既需守住文脉匠心，保留其原本气韵，也需要扎根乡土民生，连接百姓利益，更要主动拥抱绿色低碳、数字创新的时代浪潮，以生态底色赋能品牌价值、以智慧链路拓展全球市场。

我们期待，由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、大足植物染等优秀非遗共同构成的多元鲜活的渝派文化IP，将以传统之美对接国际审美，在文化传承、生态文明、乡村振兴的多重赛道上持续出彩，向世界传递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。

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 谢凤 隆春

她5岁就蹲在染缸边，看外婆把白布变出万千颜色。可长大后，她却说：“家族的光环，像一把锁。”

从云南开远远嫁重庆大足，从孤身一人到带着80多名乡村姐妹增收，从被质疑“瞎折腾”到作品摆进故宫，刘萍20年来都在做一件事：让老祖宗留下的植物染重新活过来，并且活得轰轰烈烈。

杏花春雨AI打版。